

高岱 著

英国政党政治的新起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自由党的没落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高岱 著

英国政党政治的新起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自由党的没落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政党政治的新起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自由党的没落/高岱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

ISBN 7-301-09141-9

I. 英… II. 高… III. 自由党-研究-英国 IV. D7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9175 号

书 名: 英国政党政治的新起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自由党的没落

著作责任者: 高 岱 著

责任编辑: 刘 方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141-9/K·038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1.5 印张 12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前言

钱乘旦

高岱教授的新作《英国政党政治的新起点》即将问世了,我对此表示祝贺,祝贺英国史研究的又一本力作问世!

高岱教授的新书真正是“十年磨一剑”,1995年他博士毕业,当时他的论文题目是《从复兴到没落》,写的就是英国自由党衰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系。论文答辩后,他并没有匆匆忙忙找地方出版,而是放置了一段时间,进行重新思考,然后拿出来修改,最终成为一本新书。能这样耐得住性子,把博士论文放了又放,一放放了十年,反复推敲,认真修改,这才拿出来出版,在今天的学术圈子中,这种情况已很少见了。经过修改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与他原来的博士论文相比,的确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不仅全书篇幅大增,添加了新的章节;而且在观点上也更为成熟,更让读者感到信服。高岱这部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看起来,我们的博士论文在出版前需要经历一次更认真的修改,包括对基本观点都应该进行再思考,这样出版的博士论文才会更成熟,才能成为我国学术研究整体中一个确实有分量的组成部分。国外许多国家的博士论文都是经过这种修改才出版的,这样做应该是很讲道理。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出书难,而是出好书难,不少有意义的研究,若做得深入,本来是能拿出很好的成果的,但可惜流于浮躁,浅尝辄止,本可以做得很好的研究却几乎是半途而废,还白白浪费了一个出色的选题,让人无比惋惜!在为高岱的新书写序时,我首先要写这个问题,高岱这部书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它代表着一种严肃的学风。

2 英国政党政治的新起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 20 世纪人类史上一件大事,对整个人类社会都造成了重大影响,对英国当然也不例外,英国后来发生的许多变化,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直接关系。高岱这部书探讨的是这些影响中的一个侧面,即它对政党政治格局形成的冲击。全书切入点是自由党的没落,通过自由党没落的事实,折射英国政坛发生的变局。自由党没落在 20 世纪初是一次政治地震,一个有几百年历史、在英国辉煌时期扮演过最重要角色、几乎是自由主义代名词的老牌政党突然间萎缩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集团,其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当然引起许多历史学家的持久兴趣,不同的观点也应运而生。有些人认为是社会的变化将自由党淘汰,自由党的出局是历史的必然。有些人认为是当时的一个重大偶发事件将自由党甩出了历史的轨道,而这个事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人认为人为因素是自由党猝死的根本原因,造成自由党猝死的罪魁祸首是它自己的领袖劳合·乔治。此外还有其他观点。各种观点各说各话,长期辩论,辩论的焦点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底起什么作用?从事实上看,自由党恰好在大战中开始被排挤出两大党政治格局:1916 年阿斯奎斯下台、劳合·乔治依靠保守党的支持组建新政府,这以后,自由党一路下滑,永远失去了建立自己政府的机会;1924 年工党组建第一届政府后,自由党的两大党地位也丧失了,终于萎缩成一个小小的政治派别,直至今日都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摧毁了自由党呢?它和自由党的衰落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本书参与到论争之中去的问题。为回答这个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作者参阅了不同观点的各种论著,查看了不少第一手资料,翻阅种种书籍,进行深入分析,写成了此书,表达了自己的独立的见解。我相信,相比于其他说法,他的这些观点是更为客观的,更符合真实的情况。

英国史研究是我国世界史学科中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它起步早,已积累了几代人的研究成果,所涉范围比较全面,研究课题也越做越细,不断向深度方向发展。高岱教授的这部书就是一个深入选

题的例证,表明英国史研究的选题越来越具体化,论点也越来越集中,当然研究难度也越来越大。世界史研究在我国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真正的“世界史”是在建国之后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的,因此相比之下就基础较弱,空白领域较多。这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持之以恒,再用几代人的时间一点一点做下去,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提高到世界水平。其实这个目标并非不可及,历史研究的突破,一在于发掘新资料,二在于提出新见解,新资料是对现有知识的扩充,新见解是对现有认识的扩展,两者都是对史学研究的新的推进,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若能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站在中国人独特的视野上观察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便可能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这需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兢兢业业地做下去,探讨一个一个学术课题,进行一个一个细致研究,提出一个一个研究结果,如此做下去,我们一定能够走到学术研究的世界前沿,这不会是太遥远的事。高岱教授这部书是我们向世界学术前沿迈进的又一个坚实脚步,高岱本人是我国英国史学界的中生代力量,有我们一代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大有希望的。

目 录

前 言	钱乘旦(1)
导 言	(1)
第一章 自由党的复兴	(7)
一 战前自由党组织和思想状况	(7)
二 自由党的社会改革	(17)
三 宪法争端和 1911 年议会法	(29)
四 自由党复兴的社会背景	(35)
第二章 大战对自由主义经济的冲击	(48)
一 国家对工业的控制	(48)
二 国家对农业的干预	(54)
三 战时税制的改革	(60)
第三章 自由党的最终分裂	(69)
一 自由党政府的困境	(69)
二 费希尔辞职与炮弹丑闻的影响	(76)
三 第一届联合政府瓦解的原因	(84)
四 莫里斯辩论及其重要意义	(92)
第四章 工党的崛起和爱尔兰问题的发展	(100)
一 战前自由党和工党之间的关系	(100)
二 战时工党的独立发展	(107)
三 英爱关系的历史溯源	(115)
四 复活节起义的影响	(126)

2 英国政党政治的新起点

五 爱尔兰政治进程的新发展	(133)
结论	(140)
英文主要参考资料	(143)
中文主要参考书目	(153)
附录:A. 马威克(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对 英国社会的影响	(154)
后记:遗憾与鞭策	(169)
Abstract	(171)
索 引	(173)

导 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是对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还是英国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起点。可以说,“在英国历史上,很少有其它的年份能像这四年那样,对英国的社会政治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①在政党政治方面,短短的几年之内,以保守党为一方、自由党为另一方的政治格局被突破。工党一跃而起,咄咄逼人。曾经声威显赫、战前仍呈复兴之势的自由党,却在战后迅速没落,从一个在英国政坛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党,演变为一个二三流的政治配角。“自由党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在议会内内讧不已,影响渐无,锐气尽失。在新闻界和知识界,自由党的声望同样是今非昔比,日渐低落。在1914年以前曾经推动过许多社会改革的新自由主义,此时也如风中残烛,了无生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自由党已由于内部的四分五裂而最终没落,成为了大战的直接受害者。

工党则出人意料地取代了自由党的地位。这个党在大战爆发之际也是不统一的。与工会领导人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绪不同,拉塞姆·麦克唐纳和一些社会主义的左派人士坚决反对英国参加这次大战,为此麦克唐纳不得不辞去了议会中工党领袖的位置。……然而,长期战争的结果对于工党而言却是非常有利的。工党所依赖的工会在经历了大战之后实力和影响大为

^① C. Roberts, *A History of England 1688 to Present*, New York 1983, p. 953.

加强,到1919年初,工会会员的数目成倍增多,已达800万人以上。同时在俄国革命和大战最后两年中反战的激进主义的影响之下,工党也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事实上,(在大战期间)工党一方面在政府中效力,一方面又以反对派的身份发挥作用。这样的地位使它正好利用自由党人的分裂取而代之。最终随着1918年选举权改革的实现,英国拥有选举权的人数从800万扩大到了2100万以上,这既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选民数目大大增加,也表明以阶级为基础的英国政治将有进一步的发展。1918年工党的章程便规定了党要承担起一项社会主义的新任务,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改组了选区和总部的结构,以便由工会来更好地控制工党。尽管当时的人们并未意识到工党的崛起是大战在政治方面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但这却是不争的事实。”^①对于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便引起了一些英国政治人物和历史学家的关注。特别是到了60年代中期后,它更是成为了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在英国史学界一直进行着持续不断的争论。

第一个对英国自由党没落的原因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是乔治·丹吉菲尔德(George Dangerfield)。1935年,他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名为《自由主义英国的奇特死亡》(*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其中心论点是:作为阶级政治发展的结果,在1910—1914年间,英国自由党已经处境维艰。即使不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由党的没落也在所难免。^②长期以来,丹吉菲尔德的这种观点,成为了英国史学界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作为一家之言,它几乎没有遇到学术上的挑战。正因为如

① K.O.Morgan,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1988, pp.531—532.

② M.Pearce and G.Steward, *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 1867—1990*, London 1992, p.229.

此,在他的这本著作出版之后,英国史学界很少有人再涉及这一问题,似乎它已成定见。这种状况直到 1966 年才有所改变。在这一年里,T. 威尔逊(Trevor Wilson)教授出版了他的专著——《自由党的崩溃》(*The Downfall of the Liberal Party*),从而推动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朝深入的方向发展。

T. 威尔逊不赞成丹吉菲尔德的传统观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促使了自由党的衰落。在《自由党的崩溃》这本书中,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比作为一辆失控的马车,把自由党比作为一个人。认为这个“人”经历过一段朝气蓬勃的时期后,感染上了某些病症。他在得到有效的治疗之前,又被一辆失控的马车撞倒在人行道上。“他”痛苦地苟延残喘一阵后,便溘然长逝了。^①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个“人”的死亡呢?在 T. 威尔逊教授看来,“这个‘人’只是偶感风寒,并未到病入膏肓的地步。如果不是碰到一个意外的事件,‘他’能活多久则很难预料。人们只知道,在某一个时刻,他是行走自如的。但在另一刻,‘他’却躺倒在地,再也没有爬起来。其间他被一辆失控的马车撞翻了。就此而言,那辆马车毫无疑问地要对‘他’的过世负责,这才是最为合理的结论。”^②

T. 威尔逊这种“失控马车”的理论,得到了另一位学者皮特·克拉克(Peter Clarke)的有力支持。1971 年,克拉克所写的《兰开夏和新自由主义》(*Lancashire and the New Liberalism*)一书出版。他以实证的方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由党的政治地位与能力,做了较为透彻的分析。克拉克认为:“在兰开夏地区,根据补缺选举的资料证明,在 1912 年 11 月底,一个自由党的候选人只

① M. Pearce and G. Steward, *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 1867—1990*, London 1992, p. 229.

② T. Wilson, *The Downfall of the Liberal Party*, London 1966, p. 20.

能在自己所属的选区内获得支持。在1913年2月底,他实际上已经能够获得整个地区的选民支持了。”^①在克拉克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自由党通过拥护社会改革,以及与工党结成选举同盟,已成功地适应了爱德华时期阶级政治的需要,逐步发展成为了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自由党可能还有辉煌的前景,工党仍难以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劳合·乔治及其朋友们的才能和影响,足以使工党处于从属的地位。”^②

T. 威尔逊和克拉克的观点,在英国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那些工党的史学家,对克拉克关于工党在战前地位的说法,进行了商榷和辩驳。就在T. 威尔逊“失控马车”的理论出台一年之后,P. 汤普逊(Paul Thompson)便出版了一本名为《社会主义者、自由党和工党——为伦敦而斗争》(*Socialists, Liberals and Labour - the Struggle for London 1885—1914*)的著作。他依据大量新发掘的材料,进一步论证了传统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在1914年以前,自由主义的政治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自由党的没落不可避免。即使没有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辆“失控的马车”,它也难逃衰败的厄运。^③

197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又将一些工党史学家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名为《工党的演进1910—1924》(*The Evolution of the Labour Party 1910—1924*)。在这本论文集中,工党史学家对T. 威尔逊和克拉克等人的观点,逐一加以驳斥。这些工党史学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工党自身发展缓慢,并不是因为自由党在工人阶级中有很大的影响,

① P. Clarke, *Lacashire and the New Liberalism*, Cambridge 1971, p. 359.

② G. Searle, *Did the Liberals Still Have a Future in 1914?* *Historian* 1993. 3, p. 10.

③ M. Pearce and G. Steward, *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 1867—1990*, London 1992, p. 229.

也不是因为工党一开始就采取了追随自由党的政策,而是由于1884年改革方案所规定的选举资格,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虽然阿斯奎斯政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随着工党在组织上的日益发展,工党的影响也不断扩大。在地方政治活动中,工党拥有了坚实的基础,在1911—1914年的补缺选举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所有这些都表明,“工党有足够的信心开创更光明的未来,把所有志同道合者团结在一起——对自由党来说,这恰恰是他们没落的征兆”。^①据此,他们进一步指出:“克拉克令人遗憾地忽视了工人阶级活动家的政治经历,从而对爱德华时期英国自由党的影响和作用,做出了脱离实际的过高估计。”^②事实上,“兰开夏地区的情况只是一个特例,并不具备典型意义”。^③

在80年代,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进行得有声有色。因此,这一时期出版发行了大量的有关论著,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本书,便是乔治·贝斯坦(G.L.Beistein)所写的《爱德华时期英国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Liberalism and Liberal Politics in Edwardian England*)。贝斯坦通过翔实的史料,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远离伦敦和曼彻斯特的那些地方,自由党的社会政策,对当地的自由主义活动家来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们依然故我,继承着传统的衣钵,全身心地致力于土地改革、禁酒和减轻非国教徒的困境等具体的问题。所以,贝斯坦认为:“在一个以阶级作为决定政治态度标准的时代里,自由党政治家为争取工人阶级选民所做的努力,并未起到多大的作用。自由党的那些社会改革政策,既不意味着自由党改变了它的基本立场,也不意味着

① G. Searle, “Did the Liberals Still Have a Future in 1914?” *Historian*, 1993.3, p. 10.

② Ibid.

③ Ibid.

它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代表非国教的中产阶级的利益。况且,即使组成了一个进步同盟,也不能阻止工人阶级选民对工党的支持。随着阶级政治的形成,自由党必然会走向没落。”^①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英国史学界对此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进行,学者们不仅未就前辈们提出的观点达成共识,反而在争论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两个学术派别,即必然论者(Inevitablists)和偶然论者(Accidentalists)。必然论者认为:自由党的崩解,是阶级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不管是否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由党的没落都是不可避免的。偶然论者则指出:要不是偶然爆发了世界大战,引发了自由党内的“错误”和“混乱”,自由党仍有一个较为光明的前景。^②到 20 世纪末为止,据笔者的了解,有关这个问题在英国学术界仍未形成定论。为此,我想借助这些年尽可能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就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自由党没落之间的联系,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因为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转折时期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进程,而且对当代英国政治史和政治现状的研究,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① G.L.Beinstein, *Liberalism and Liberal Politics in Edwardian England*, London 1986, p. 201.

② G.Searle, "Did the Liberals Still Have a Future in 1914?" *Historian*, 1993. 3, p.10.

第一章 自由党的复兴

为了透彻地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自由党没落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对战前自由党本身的发展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对自由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和热衷于社会改革的做法,有一个基本认识。只有这样,才能透过历史的表象,发现决定事物发展的本质内涵。

一 战前自由党组织和思想状况

早在 1680 年间,当英国议会在讨论与通过《排斥法案》(Exclusive Act)时,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政治派别,即辉格党(Whigs)和托利党(Tories)。Tory 和 Whig 本来都是贬义词,但长久使用之后人们便逐渐忽略了它们的本意。自从“1680 年以来,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称号开始在议会中被两派自豪地采用,以后长期使用竟达一百年之久”。^①直到 1832 年英国第一个议会改革法令颁布后,托利党和辉格党才逐渐获得“保守党”和“自由党”的称号。从词义学上讲,“自由党”源于西班牙语。在 1808 年至 1814 年西班牙发生革命期间,其中行动最为坚决的那个派别被称为“自由党”。1822 年,当“神圣同盟”对西班牙革命进行镇压之

^① 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2 页。

际,英国的志愿兵纷纷前往西班牙援助自由党人,“自由党”一词也随着英国人对西班牙局势的关心而进入英国社会。在20年代后期,此词也曾被用来称呼托利党的左翼人士,即1822年至1827年间推行改革政策的坎宁派人士。在1831年时,当英国议会改革进入高潮后,以格雷(Grey)为首的辉格党人接连几次提出议会改革方案,不少托利党人连续发表文章指称格雷等人为“自由党人”。在1832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里,“辉格党”和“自由党”两个称谓基本上是同时使用的,其成分也比较复杂。他们中有以老辉格党人为主体的议会改革派,有支持与参与辉格党政府的激进派。在50年代以后,自由党还包括皮尔的追随者——皮尔(Peel)派。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格拉斯顿(Gladstone)此时便是皮尔派的领导人。此外,一贯支持自由党的爱尔兰议员——奥康内尔(O'Connell)派也被视为广义上的自由党成员。不过,在这一段时期里,土地贵族仍在自由党中占有较大的比例。^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自由党,在社会构成方面已与格拉斯顿时代的自由党,有着很大的区别。自由党的下院议员中,土地贵族的比例急剧减少。“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约占自由党议员总数的49%。到1914年时,他们却只占6%了。而那些最初从事工商业和金融业的议员比例,则从30%上升到了40%。”^②与此同时,律师在自由党议员中仍占有重要的比例。“在1910年12月选举出来的272名自由党议员中,律师就多达62名。其中包括劳合·乔治之类的普通律师(solicitor),和阿斯奎斯和霍尔丹(Haldane)之类的大律师(barrister)”^③。至于从事

① 阎照祥:《英国政党政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8—199页。

② M. Pearce and G. Steward, *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 1867—1990*, London 1992, p. 187.

③ Ibid., p. 188.

其他职业的议员,如教师、记者、工人等,他们当选议员的比例,都比以往有所增加。一些工人阶级的代表不仅成为了自由党的下院议员,甚至直接入阁参政。1905年,工人出身的下院议员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就进入了内阁。不仅如此,自由党议员的非国教色彩也日益浓厚。“从1895年到1905年间,新当选的自由党议员有55%是非国教徒。而在1868年,他们仅占14%。”^①一份调查材料表明,在1895—1914年间当选的自由党议员,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有可能属于中产阶级,很可能是商人或者是医生。况且,大都受过高等或中等的非国教教育。在这些人当选为议员的时候,年龄大多不超过40岁。他们的家或商号很可能在乡下,他们也大都是在当地的市政、教育和防卫委员会中获取政治经历的,不少人还是一些地方民办协会的活跃分子。一个自由党议员,如果他是在1895—1905年间第一次被选为议员的,那他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些人。”^②

尽管自由党的社会涵盖面有所扩大,自由党的实力却并未增强。虽然威尔士和东苏格兰仍是自由党的重要基地,在约克郡和西里丁(West Riding)以及东北部的煤矿区,自由党人也占多数,爱丁堡和里兹还是自由党占优势的城市。但在英国其他的地区,自由党则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些地方,中产阶级的选民大多支持保守党人,工人阶级的选民也对自由党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这种状况在大城市表现得很明显,特别是在约瑟夫·张伯伦影响下的伯明翰市更为突出。同时,由于1884年选举法案规定房客必须在同一地方居住一年以上才有选举资格,而许多工人却因贫穷而不断的迁居,结果被排除在选民之外。

① M. Pearce and G. Steward, *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 1867—1990*, London 1992, p. 188.

② G. L. Beinstein, *Liberalism and Liberal Politics in Edwardian England*, London 1986, p. 17.